

中学生 人文阅读 新干线

语文大阅读

高中卷

4

- 《重新做人》…… 欧·亨利 [美]
- 《鼻子》…… 芥川龙之介 [日]
- 《故乡相处流传》(节选)…… 刘震云
- 《阳光下午才能照进来》…… 陈丹燕
-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 华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罗春英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中卷 4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丛书主编 云山 苏 澳

语文大阅读

YUWEN DAYUEDU

本册主编 罗春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语文大阅读 高中卷 4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罗春英

责任编辑:黄 曦 封面设计:方如意 版式设计:林 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玉林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875 字数:198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册

ISBN 7-5633-3944-2/G·2442

定价:9.60 元

序言

ZHONGXUE YUWEN DA YUECU XUYAN

01

达 尔文有一句话说得好“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中国古人也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充满哲理的话，无不深刻地揭示了方法的重要。语文的学习自然要靠方法。仅仅指望课堂上的四五十分钟是学不好语文的。课堂上固然能学到一些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方法”，但要真正领悟、运用这些方法，除了课本之外，必定要借助一种或几种内容鲜活、选文精美，有个性、有特点，能教会学生掌握语文学习方法的读物。

诚然，语文学习是方法的学习，但语文学习更是能力的学习，掌握方法的目的最终也是形成一种或几种能力。现今的中考、高考等语文水平测试也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查。韩寒、《赤兔之死》等“异人”“奇文”能相继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其人、其文都表现出宽广深厚的语文能力。那么，语文能力如何形成呢？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遍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而启迪智慧、发展能力？然而，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广大中学生背

负着繁多功课的重荷，无暇进行披沙拣金的“拉网式”阅读。虽日不暇给，然心向往之。为了满足同学们对课外阅读和增强文学素养的渴求，同时又能帮助同学们节省宝贵的时间，我们为大家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以中学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为依据，并注意到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及阅读趣味。鉴于语言、文学是传达情感、融吸真美的文明之花，且中学生朋友正处于身心发育、追求完善自我的如花年华，我们在编写本丛书时，力求给予青少年朋友思想的启迪、精神的完善、心智的丰富、认识力的增强，引导青少年朋友更好地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更恰当地处理学习、生活、事业和做人的关系。由是，我们这一套书定位于“人文阅读”，以期实现“爱的教育”、美的陶冶。

为了充分实现以上目标，本丛书在编写、制作上都颇具匠心，精益求精。内容上，本丛书从选文和点评两方面下工夫。选文视野宽广，题材丰富，多为名家名作。点评鞭辟入里，精到全面，分旁评和总评两种。此外，各篇文章后还附有形式多样、内容与范文或课文关联的练习题目，以求实现读、讲、练三结合。形式上，本丛书插图精美，图文并茂，版式大方，相信也会得到同学们的喜欢。

本书投入使用后，若能真正使青少年朋友们提高语文水平，增强文学素养，丰富学习生活，增加人生经验，我们则不胜欣慰。

编者

目录

ZHONGXUE YUWEN DAXUEJIA MUJU

一、人物春秋

- 1 王宏甲.....初见端倪
- 20 [美] 卡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 28 邓伟.....敲门
- 34 苏步青.....恩师

二、译海佳作

- 39 [日] 日下主介.....在候车室里捡到的包
- 64 [英] 伊夫林·沃.....贝拉·弗里斯开舞会
- 76 [德] 施笃累.....在逃亡路上
- 83 [美] 欧·亨利.....重新做人

三、现代寓言

鼻子	〔日〕芥川龙之介	93
蚊子开会	〔新加坡〕万一光	101
故乡相处流传（节选）	刘震云	106
曹雪芹打工	黑白	116

四、文苑撷英

阳光下午才能照进来	陈丹燕	121
轮渡上	王安忆	135
秦琼卖马	谈歌	145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余华	155

五、心灵之旅

最后的甜玫瑰	任捷	173
普通人	梁晓声	182
反弹琵琶：悟读《老子》	戴建业	190
海与泡沫	卞之琳	198



初见端倪(节选)

➡ 王宏甲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高校、中国企业
献给一千八百万科技人员,献给几亿中华学子

这是什么?

$$Y = \pm \left[x \sqrt[3]{\left(\frac{a}{x}\right)^2 - 1} + \frac{a \sqrt[3]{\left(\frac{a}{x}\right)^2 - 1}}{-\sqrt[3]{\frac{a}{x}}} \right]$$

这是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的基础。

这是知识。

1975年的那个冬天,王选趴在冰凉的桌面上苦思苦算,虽有限“数学想象”,也还不会想到,在这种“算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高技术,会使他在1982年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

应该高兴?应该惭愧?不管怎么说,自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首次在欧洲登陆。可以看做是一个信号,一种开端。

纵有无限想象,也不会想到,这“知识”在1996年会使北大方正获得近40亿元的年产值。

《人民日报》载文说,这“近40亿元的科工贸总收入,几乎是以清华、浙江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组成的第二方阵总和的两倍”。

1997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再跃升到近60个亿。

从知识到经济,北大方正,不但在中国高校的高科技企业中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在全国,也是一个曲高和寡的神话。

1999年,这就是20世纪最后一年了。在这个世纪将要过去之时,我们能通过解读王选的故事,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在本世纪的寻索与追求,失落与收获,毅力和尊严,忧伤和欢乐,这是一件能使我们眼界开阔,少走弯路,并在欣赏和遥望中心旷神怡的事情。

他是北大教授,好像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要求他在本世纪,在西方信息科学迅猛发展,我国遭遇严峻挑战的时期,必须对曾经发明了印刷术的祖国做出贡献。他领导着一群中华英才,果真做出来。

请注意,他的贡献不只是在技术方面。在为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开辟道路的岁月中,这位戴眼镜的教授不得不去“攀登”产业和市场——我所以使用“攀登”一词,因为要把技术转化为

产品,事实上比科研更难。

今天,“知识经济”的概念正在全球迅速传开。何谓“知识经济”?王选,以及与他共事的一群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的“九死一生”的攀登,能给我中国几亿学生以巨大鼓舞,也能给我中国困境中的企业以启示。

然而,要真正认识王选,还得首先忘掉他的成就和荣誉。1954年的秋风吹动了未名湖畔的树叶,吹起了王选在白衬衫,刚从南方考进北大的王选,也还是个17岁的青年学生。

远大的前程从哪里起步

高考前填志愿,王选填了三个: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家在上海,没有一个志愿填上海。你可听见,50年代青年的心声……那是一个对新中国无限憧憬的时代,胸怀祖国,奔赴远大的前程,是许多人心中真正的志愿。

来到北大,王选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出众。这年北大数学力学系共招二百多名新生,都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尖子。王选说:“有一批同学的数学才华比我高,有的不是高一点,而是高很多。”

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这是北大!

一间屋子住四位同学,冬天没暖气,他依然感到这是一片阳光岁月。新中国人才济济的景象,同样呈现在这摇篮般的陋室。

“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因为,我要选择专业了。”王选说。

他不怀疑,这是决定一个19岁青年将来干什么的重大抉择。当时,班上最热门的选择是纯数学,力学次之。

纯数学,真的很迷人。这恐怕要追溯到马寅初校长非常重视基础课的传统。“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一流的教授和讲

数学,是许多学科的基础,尤其是计算机。

看看王选教授选择专业的经历,同学们也许会有所启发。

有了社会的
需求，才更
容易激发人的
创造力。

师来教我们的基础课。”老师说。在西方，有人讲：“上帝是按照数学语言来创世的。”恩格斯写道：“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总之，纯数学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一切科技领域。至于力学，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基本体系也有近 300 年了。

计算数学，是一个分支学科，北大刚有这门专业，连教材都还缺乏，可称冷清而荒凉。当学生的，谁不想多学点东西？王选就选了这个“冷门”。你会不会问，为什么？

多年后，王选看到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的一个公式：

$$I + we = \text{fully } I$$

眼前突然一亮，他觉得这个美国人把他多年来抉择前程的一种方式“抽象”出来了。在这个式子中，I 代表我，we 代表我们，相加之和就等于“完整的我”。

他说他选择计算数学是看了我国 1956 年 1 月刚刚制定的 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看到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周恩来总理也说，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的重点科研项目……19 岁的抉择就这样选定。看起来没多少他“个人的意志”，只是听从了“国家的需要”。

其实，这次选择真正的收获是，知道把“我”与时代、与国家的迫切需要相结合，这将使他在“天时”“地利”上都更得到好处。此外，当我们把“需要”抽象出来认识，还可以注意到，在社会的、公众的需要中，永远蕴藏着人生的大好前程。多年后，王选就深切地体会到：“市场的需求”，以及现有技术的“不足”，这就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至于“冷清与荒凉”，那才是更容易出彩的地方，没有那么多高大建筑，阳光会更直接地照耀到你的身上。

没有什么比跨领域研究更能前途开辟道路

就在他选择“计算数学”后仅一年，苏联于 1957 年凭借电

子计算机技术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北大校园的歌声也飞翔着自豪……然而，也在这一年，王选的父亲在上海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时值我国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王选当初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学校正需要用人，这使王选未受“父亲问题”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并成为设计硬件的主力之一。这大约是王选首次从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收获到好处。

为研制中型计算机“红旗机”，北大成立了“红旗营”，曾担任王选计算机课的张世龙老师还不到30岁，已算得上是我国研制计算机的先驱之一，他被任命为“红旗营”营长。1959年夏，王选刚刚完成“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张世龙老师却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

老师要走了。老师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不出什么。王选感到一个重担已经压在肩上。这个秋天，秋风仍然吹动未名湖畔的树叶，吹起王选的白衬衫，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非常渺小。

这使他拼命地想把“我”融化到“我们”中去。他似乎成功地钻进“红旗机”里去了。1961年他做出了成年的第二次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

24岁的王选很快看到了这次抉择所带来的好处。“我已经搞了3年计算机，如果谁说我不懂计算机，我能同意吗？可是现在，我忽然发现，只有了解了软件，才真正懂得了计算机。”

这其实是选择了“跨领域”研究。多年后，我们也可能发现，这好处远远不只是在计算机领域。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原以为我们是懂社会主义的，但在改革开放后，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和认识我们自己。

凭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那重大的使命。

已成为现代学者的共识，使研究前景更为广阔，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更广义地说,如同阴阳结合分娩出生命,没有“跨领域”就没有创新。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问世的,那就是数学和电子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发明人埃克特和毛奇利也都得益于既懂数学又懂电子技术。当二百多年的工业经济使世界朝能源危机、资源耗竭的方向发展,本世纪后半期一批低耗高效的高技术,都是从跨领域的研究中诞生,从而为人类的前途开辟道路。没有跨领域研究,王选就不会是今天的王选,所以他把这次抉择看做:“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他还说:“我当时有种‘茅塞顿开’之感。”人生处在这样的时刻,就是处在将要做出大的发明创造的前夜了。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饥饿加上连续的劳累,终于把他击倒。

虽为“右派”子弟,为了证明自己爱祖国爱人民,他算得上把青春和生命都投入了“红旗机”的研究,不管身体有怎样的不舒服,他都挺着、熬着,没想到生命比想象的脆弱……他的病辗转首都几家医院,持续一年,久治不愈,生命一天天微弱,他不断地想起母亲……王选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1962年才25岁,6月,同事和朋友把他从医院护送上列车,列车长鸣着把王选带走了,不少人感到好像经历了一场诀别。

阳光洒落肩头,有一支歌向前途轻轻飞去

文革10年,是王选在病中顽强地生活的10年。

1975年,他38岁了,仍“病休在家”。人生还能做些什么?就在这年,他做出了一生中第三次重大抉择。

这是一件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事。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比西方许多人以为的都要早很多。印章,在春秋战国已广泛使用。秦始皇焚书388年后,东汉灵帝于公元175年下令把儒家经典刻在46块石碑上,供世代抄录,后人为了免除抄写的辛劳和错漏,就发明了从碑石上拓字的办法。这拓字与盖印相结合,便诞生

出雕版印刷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公元 868 年我国印刷的《金刚经》。毕昇约在 11 世纪 40 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第一代产品是用细胶泥刻烧成的泥字,后人又搞了木字、铜字、铅字,活字印刷,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如今,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光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结束了由我国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时代,采用了“照排技术”。当代印刷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将比过去一千年里产生过的作用更加显著,我国如果仍停留在铅印阶段,怎能跟上世界步伐?

1974 年 8 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开始了一项被命名为“748 工程”的科研。这项科研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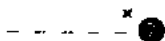
当王选听说“748 工程”时,已是 1975 年,他最感兴趣的“汉字精密照排”,国内也已经有 5 家在研制,都实力雄厚。王选此时正“病休”在家,能做什么?

他动员起自己还很虚弱的身体,日复一日地挤公共汽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杂志。从北大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车费 3 毛钱,少坐一站可节省 5 分,王选总是选择少坐一站。病休,连续 10 年只拿每月 40 多元的劳保工资。现在的奔波不是组织派的,是他“自选”的,没有任何经费。面对许多资料,能抄的尽量手抄,抄不了的就复印,要付复印费……此时,这位中国优秀的发明家,生活贫困已经到了节省 5 分钱就非常有意义的田地。

但是,没有关系。1975 年的春天在首都街头的树枝上发芽。王选在和平西街站下车,阳光洒落肩头,你可听见,有一支歌,正穿过街市,向前途轻轻飞去……走到情报所,王选就开始使劲喘气了,但资料上的海外消息,像氧气那样可供他呼吸……“我常常发现,我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他看到,世界上第一台照排机是“手动式”的,1946 年在美国问世。50 年代,美国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1965 年

为了祖国的印刷事业,王选克服种种困难,奋力向目标前进。



这一选择
显示了科学家
的勇气和眼
光。

德国推出“阴极射线管”三代机。1975年英国正在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

再看我国,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我怎么选择?”王选选择了越过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他的选择似有凌云气概,可是,这有可能做成吗?

多年后,王选得知这样一个故事:钱学森回国时,苏联和美国的洲际导弹都还没有过关。钱学森建议,我国应该先搞导弹,“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因为飞机上天要保证安全,材料的难题非常尖锐,中国的基础工业不过关,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来解决。而搞导弹,材料上是一次性的损耗。国外感到搞导弹最难是制导技术。“制导”主要靠计算通过“电子”来实现,在钱学森看来,这些从大脑里产生的计算的办法,中国人有办法……结果证明钱学森是对的。

王选听这故事,立即领会到其中奥妙,因为当年自己选择“激光精密照排”,也是基于相似的原因。

由于我国基础工业落后,搞二代机,将有一系列的精密的机械动作严重限制我们。三代机的模拟存储方式也很难过关。西方搞照排,英文只有26个字母,汉字多达数万,常用字也有三千,汉字字形存储量就是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不另选道路,即使搞出二代机、三代机也是落后的。

新的道路在哪儿?王选,其实是以别无选择的方式向自己的大脑要出路。

难,非常难。如果走四代机激光照排的道路,“汉字存储问题”将更尖锐,因为三代机的阴极射线管可以瞬间改变光点直径和焦距,激光却不能,如果把印刷所需的汉字全部变成能适应激光照排的点阵信息,则需要几百亿字节的存储量,简直不可想象……怎么办?

能不能直接搞四代机,不是你气魄大就能实现的,有一系

有勇气还
要有智慧。



列的数字问题需要解决,王选需要通过计算来求解。

是的,能不能实现,可以选用数学算出来。

王选以数月苦算,总算提出了一套方案,这套“数字方案”,可以使机械部分变得简单,并能肯定,性能将是最优越的。这已经是个璀璨的“阶段性成果”。只是,有没有人能识别呢?

王选毕竟是在北大。数学系首先辨认出了“王选方案”的价值,把当时隶属无线电系的“王选方案”打印上报。不久,该方案被列为北大的科研项目。王选随后参加了当年11月在北京“北纬旅馆”召开的汉字照排系统论证会。

这是一次群英会,国内那5家和北大,都将在会上介绍各自的方案。轮到王选,他身体虚弱得连说话的气力都不够,只好由陈堃铎介绍。

北大方案因特别新颖曾让大家为之一振,但最后被认为是“数学游戏”“梦想一步登天”,而被淘汰了。

被淘汰,就不可能得到国家的科研经费,像这样的高科技项目,北大本身没有经费来支撑,连节省“5分钱”都很有意义的王选,还能搞下去吗?这个冬天,王选怎么过来的呢?

王选依然每天趴在冰凉的桌面上算啊算啊……

此时的王选,除了尚可绞尽脑汁,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1975年12月,王选终于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激光精密照排”成为可能。

西方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采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法,王选是世界上使用这种办法的第一人。此项发明的先进性,使王选于1982年在欧洲取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

此时,人们发现,他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应该高兴?应该惭愧?不管怎么说,自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首次在欧洲登陆,可以看做是一种信号,一个新的开端。

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的毅力和决心,百折不挠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千里马还要有伯乐来识，才能脱颖而出。所幸的是，王选遇上了伯乐，且不止一个。

对科研工作
作者有启发
意义。

但是，不要忘记，这还是1976年。王选的方案仍处在被淘汰的境遇。曲高和寡。他的高超办法，依然在期待知音，期待扶助。

所幸的是，“748工程”办公室的张淞芝没有轻易放过王选的“数学游戏”，主持“748工程”的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局长郭平欣是个电脑专家，他听了张淞芝的报告后，立刻决定对王选方案进行深入考察。这个项目终于在1976年9月8日被正式认可。

王选的选择曾被认为“梦想一步登天”，这使他想起“顶天立地”一词，后来的实践则使他越来越看到，当代科研开发，就应该尽可能选择“顶天”的技术。欲顶天，就得选择技术上的跨越。因此，王选人生中“第三次选择”最宝贵的地方，亦即具普遍意义的所在，不是在于选择了“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是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

然而，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要理解“选择技术上的跨越”对中国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还要再过10年、20年。即使今天，你已经读到这里了，你已经看到如此强调的提示了，要真正看见这“选择跨越”对今日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的巨大意义，也很有可能还要继续读下去，才会看见。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王选在抗震棚里继续把他的科研推向前进。接踵而至的难题是，要把“顶天”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到世界上去占有一席之地，就难乎其难了。

多年后，钱学森曾这样表述：“使中国高科技产业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其难度不亚于当年搞‘两弹一星’。”

九死一生的历程

10月到来，前景日益光明，北大许多人都羡慕地感到，能参加“748工程”真好啊！不料，到1979年，情况突变。

国门刚刚打开，西方人来了。最早到来的就是世界上最先